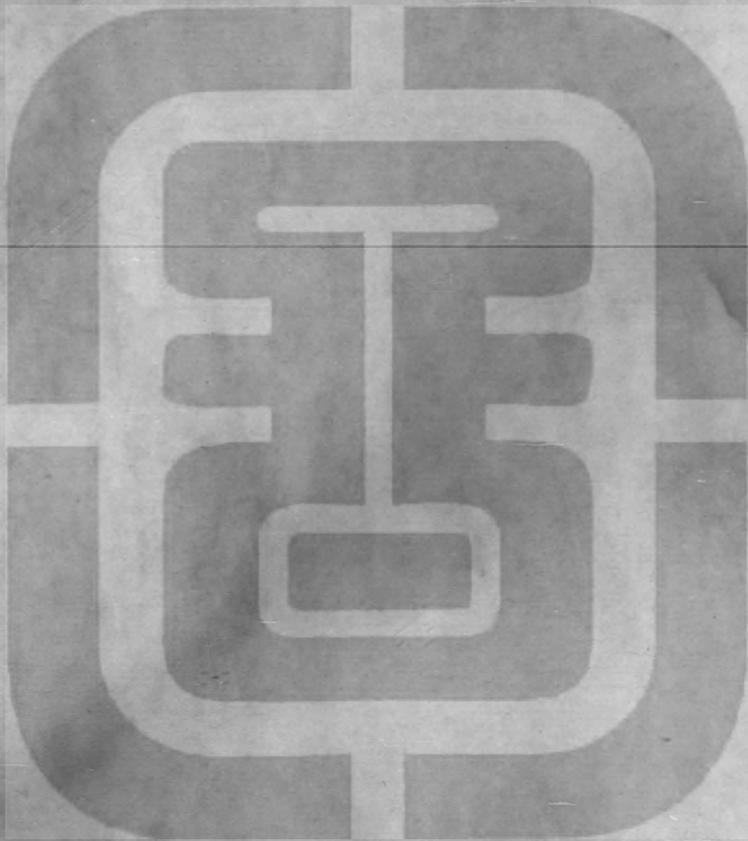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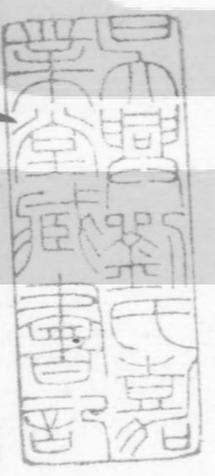


11



望雲樓稿卷十一

古吳念陽徐如珂季鳴父著



書劄

致漕運理刑張公

客歲此際不佞弟挽舟北上過邳州遇強人數輩皆持  
弓露矢相隨三朝及呂梁幾遭毒矣幸賴台治下徐州  
衛指揮魏廷瓌請兵防護得免於難弟之今日魏之所  
留也夫魏固不知為何人弟觀其詰兵戎逼寇盜能拯  
人於急難非碌々無能者弟私心誠感其庇而公心欲

舉其能頃臺下榮發時即欲以此人達之左右顧彼此  
匆、未遑也。今廷璋以漕事至且見忝矣而其事在臺  
夫漕役重務也被忝重劾也在臺下自有明鑒弟何敢  
置喙。但據廷璋泣訴則皆起于同衛王化之妄揭而幫  
總之誤開之也。所賴臺下洞察而昭雪之寔切囑、焉  
即不盡然人孰無過趨運無絲毫之負而指摘及平昔  
之瑕想臺下亦惻然傷之矣。弟與魏止一面之識心憐  
其無辜而為此喋、毫有所為蒼、可鑒伏惟主張公  
道平反冤抑毋令讒人得志則感且不朽弟與廷璋俱

永矣

○ ○ ○ ○ ○  
候 煥 申 舊 按 臺 劉 望 海 老 師

頃接台教知薄俸一事不肖未及而老師已及之即父  
母之推心赤子不過是也而適有滇差至者則已賫兩  
年俸薪而及之寒門此皆師臺之所賜舉家頂戴高厚  
寧有既哉。適聞一聖政日新太平景象可復觀于今日  
獨於放逐諸臣似猶有芥蒂此亦諸臣命運使然夫復  
何言。惟是年華易邁髮鬢漸星內孤老母教育之恩外  
負老師作養之德殊為悒、耳。茲因敝、京、滬便附

候起居伏惟原昭

上海中宋按臺

台臺憲節所至，凡在屬吏，因不恪職，以卑末品，誼當奔走下風，惟所驅策。但職有老母，年將八旬，一旦遠離，則風燭可慮，萬里偕往，則道路為難。是以前院憫其苦情，遣之歸養，恩至渥也。伏望一視同仁，曲加覆庇，俾職終其身，在籍侍養，而不至以曠職獲罪，則恩同大造，即捐糜不足以報矣。

公致關尹王曙峯

敝里古句吳地也，其至今日，可謂凋敝已極。然猶財賦甲天下，而衣冠文獻，謬為上國推許，豈非先賢泰伯之遺耶？故論伯之功，宜家尸祝，而戶血食，而崇伯之祀，宜等黌宮，而駕梵宇，乃廟貌傾圮，非一日矣。荆棘滿庭，雨露沾體，行路過之，愴然悲焉。每欲上告邦國，伯為興復，惟是國課殷繁，民力殫竭，躊躇四顧，計無復之耳。恭聞臺下寬宥恤民，阜財裕國，政既成矣，而又以其餘力，修舉廢墜，即道路橋梁，咸注意焉。矧邦有先賢，事屬缺典，尤臺下所樂聞者乎。伏冀廣作興盛心，俾三讓至德，曠

古重顯、展經綸妙手、使百年墜緒一朝頓新、豈惟伯也、在天之靈寔式憑之、其自吳人士食伯之賜者、咸誦明德、世々無窮矣、

候饒宗師啟

不肖某受知老師臺下、幾二十年矣、憶甲午之歲、誤蒙師臺列之高第、使得脫穎而去、以僥倖一策、造就之恩、與生我者等心、非草木、敢忘所自、無端被謫、荏苒家居者一十二載、遂致缺焉、修候負歟、可知頃覲焉、復出待罪周南、每一念至、恨不得奮飛左右、一覲台光、乃于汝

寧道中邂逅貴鄉李先生、詢知師臺福履清勝、欣慰何似、每念老師多方造士、如梁棟榱桷、罔不兼收、三尺提衡、如覆載生成、無私陶鑄、三吳至今謳慕、四海咸切想聞、然且高卧東山、優游空谷、如不肖珂者、行能謏劣、無足比數、投閒置散、不亦宜乎、茲布下悃、上瀆台慈、輒藜欠恭、惶悚殊甚、伏望老師為道自珍、為國自玉、以膺一人之寵命、以迓百福之駢臻也、

888

公上漕院孫公祖

台臺肅將一簡書、振飭漕事、慮回空乏、太晚則修艫於

取儀恐新運之不前則僱覓夫民艘責成軍衛兼督有  
司用意甚殷立法甚不得已生革仰體德意敢不少効  
芻蕘夫領運旗軍歲一更番則舊運一軍而新運又一  
軍也舊運力能回空修脩似非其責新運力能修脩衣  
儀又非其地則掣肘宜慮三吳事體與楚申不同楚中  
客艘堅厚堪載百千吳中民船單脆僅容數十况楚中  
船多糧少吳中船少糧多括盡民間之船不支全兌之  
半則驛騷宜慮人各有長船各有宜吳船但能迴旋百  
里內耳未嘗經風冒險爭千里之利也以素不涉遠之  
舟支力不能勝之任則漂沒宜慮軍衛覓船不得恐謗  
却于有司有司覓船不得恐取辦於里甲三吳賦重役  
繁白糧守櫃尚且傾家再有所及死亡立覩則波累宜  
慮此四慮者于漕事未必有裨而軍民之利病畿輔之  
安危于是乎係是以生革仰塵清聽不出台臺碩畫者  
有二似宜嚴督舊運而稍寬其時日則回空必多回空  
多而糧之兌者十六七矣更宜嚴督新運而惟時其行  
糧則修脩必易修脩易而糧之兌者十八九矣此外有  
米無船責在軍衛有船無米責在有司三尺具在誰敢

干之漕事。庶其有瘳乎。此亦就今日言之也。操本而論。淮安船廠原備緩急。果以其時修造。即舊運未回。新運何患乎。無般計不出此。而年遲一年。後將何極。則截留尾幫。權宜給散。似亦計之可暫行者。而不意其議之中格也。生等一得之見。無非少資萬全之畫。伏惟垂神省覽。

致沈太尊

不肖昔年之被放也。同事者寔四人。而縣父母之尊人某<sup>曹文緯</sup>其一也。當其驟鑄五級。遠竄萬里。極人間未有之苦。

獨不肖微有天幸。得不死耳。其三人者。皆化為異物矣。天佑善人。生此象賢。以不忝家聲。日者見不肖而泣也。曰。見老伯。如見吾父也。不肖追往思來。亦不覺為之嗚咽。蓋患難之交。而不能忘情若此。今欲報知己于地下。不能無望于其後人。欲振知己之後。于當年不能無望于老公祖。伏望倍加培植。到處提攜。俾之展盡生平。以仰酬知遇。則台臺之大有造于屬吏也。即大有造于不肖也。其感敢當何如哉。

自戊午冬奉違台教已三易寒暑矣追念署中同事把臂論心誼踰兄弟歡相得也而今天各一方能無離索之感耶前小价取道東省未及尺丞修候罪且難違乃蒙台丈爰屋及烏進而飲食之又賜之郵符此誼已薄雲霄矣歸而獲讀手劄兼承腆既不覺感而嘆曰台丈之篤于友誼也見其使因思其主弟獨何心而恻然至此哉感甚愧甚客歲接却報見台丈首倡助餉并俸薪而盡蠲之通商共得五萬有奇吁安得此盡忠不顧私之臣哉弟輩僅捐俸可以為愧矣弟數年家食一旦

量移詎非厚幸弟濕熱之鄉既與人不相習而質直之性又與地不相宜所幸朝夕共事稱天涯骨肉者有吳生老一人耳蓋生老之見愛也不異于台丈弟差可自慰者此也光陰荏苒吾兩人俸皆兩年不識他日可共事一地乎

○ 效當道相知

不肖廿載浮沉曾無有過而問焉者蒙臺下一見即為太息知己之感能不銘心昨匆奉對語多未詳敢再陳其始末往者待罪刑曹歷俸已三年六月矣有同舍

即謝廷瓚為一國本建言逢皇祖盛怒舉一署而盡  
空之削職五級投荒萬里雖同事有四人而天未滇南  
則弟所獨嘗其苦者也後蒙皇祖賜環予以司李歷  
陞今官詎非厚幸第去一國不以罪說者以為前後俸  
法得通理乃當事者置舊俸弗論必南俸五年餘而後  
陞一少恭少恭二年而又不得調此皆待新進之法耳  
以施于萬里孤臣不已甚乎若謂波累者不得與建言  
者同論則王惟儉桑學夔皆波累也弟獨何辜而擯斥  
遠竄則與諸臣同拔淹振滯又與諸臣異乎宜有以來  
臺下之太息也謹將起廢考摛出呈覽伏惟主張公論  
俾不肖終不至浮沉啣結高誼矢弗忘矣

復馮雲衢道尊

青洲山一事仰仗白臺威靈盡撤而毀之此數十年來  
所姑息養成而不敢問者也而一旦伐其狡謀破其三  
窟非神謨偉畧出人意表何以有此乃白臺不自以為  
功而齒及不肖之首事謙之至矣蘭之剗剗成書且惠  
中冊在荷中軍孫昌祚効有微勞不識可邀一荐剗否  
得白臺始終成就之寔大幸也陸即光倘素心如昨并祈推

穀為禱倘亦鼓勵武弁之意乎

候周蓼洲銓部

時蓼洲公內望銓部入京先以賚持入項望里相遇水次相問不知也每人以事纏身乃  
若以君姓相通始知而此不進紅榜榜一係生於道旁陽移日而逐自此遂乃莫逆交此言  
則諸生叔祖何生想非誤議也現三後兩字可見及見中王公祭志何生又說王侯王侯王侯見矣

不肖弟忝在世誼而久疎聞問鄙陋可幽中途奉對僅  
一立談而高誼雅誨令人厭所款而往此何啻讀十年  
書也。伏庇而南三月之朔業已抵舍未幾即聞川東之  
命此雖不足以塞知己厚望而駢歷藩臬以老其才倘  
亦知臺素所期許之意乎弟甚安之矣茲走力頌

候台祉諸情種餘容川日再佈

致畢武臣門生

于役入都門望貴人有如望帝得足下時：道從旅邸  
遂不岑寂期日厚款及祖餞其感德當何如也三月  
朔已抵里門未幾而即聞東之——命雖不足以塞知己

厚望而地僻民淳真堪藏拙不佞業已安之矣當事決  
裂殊甚——廟堂作何長策始信熊芝因未為無見而何  
言者之輕率也大抵人不知其始末勿輕論人事不得  
其究竟勿輕論事一言重于九鼎故足貴耳足下以為  
然否

候以司馬王岵雲

庚子之春，狼狽殊甚，賴台臺賜以郵符，遂得安然就道。璠之得有今日，皆鼎庇也。心非草木，敢忘所自，惟是半世浮沉，一生慵懶，致缺焉修候者二十載于茲，踈略之罪，其何能追，近以呼嵩之暇，暫息山庄，方擬遣候起居，乃入郡而台旌又過吳門矣。既不能負弩前驅，又未及班荆祖道，是璠罪而又罪也。東氛甚熾，識者憂之，幸台臺榮蒞方新，風猷丕著，內定國是，外鎮人心，予以運籌制勝，當如反掌，惜璠宵旰其壯心已耗，短鬢漸踈，愧不能佐下風，効前箸也。量移川東，地雖遠而可藏拙，尚冀

台臺始終培植之耳。

候鄒南臯先達

昨歲仲冬，以齋捧之役，渡嶺而北，深擬叩謁門牆，面領矩訓，因值適貴縣，且詢知台駕入山，未及踵叩，罪如~~可~~何。茲于役事竣，暫息里舍，奉教于大君子，尚有待也。敬遣一介，代佈鄙悰，蒼生想望既久，明王倚毗方新，計台臺必不憖然于當世矣。伏望慨然命駕，急救此滔~~之~~世何如。草野之士，僭言及此，統惟昭察。

候粵中舊制臺許少微

粵中制院

三月初抵舍即聞川東之一命。此皆台臺培植有素故  
兩年而遂得量移也。頂戴高厚敢忘所自當今東氛甚  
熾疆事日危自一廟堂以達海隅無不引領以望前旆  
之至而台臺猶棲遲里門無論蒼生失望其若 聖天  
子延佇之意何伏望為國為民慨然一出此職所朝夕  
顛盼者也。至乎職僻在川東誠與遠事不相及然簡乘  
蒐卒自其職掌倘有奇謀異能之士當不惜奏記以需  
緩急之用耳

○  
○  
○  
復江津墊江兩縣尹

久聞卓望心已切嚮往幸神迹幸同方會處便于請教也弟  
承使命深感垂情擬于重陽後就道孟冬末旬姓抵任  
矣茲有煩者東氛甚熾率士憂危苟可少補東陲奚妨  
代謀西鄙聞有牟孝廉卓犖不群士也平日談遼事定  
有石畫不佞雅欵式廬焉第恐到日已上公車自貴縣  
幸先訪之倘有奇謀至計密詢以教何如道路之費例  
不敢當藉手附璧

○  
○  
○  
致文文起年兄

一歲以來領年兄教愛甚渥而年兄所以造就小弟者

亦甚至不知何修何營而得此于知己亦不識何日何時而可為我知己報也伏庇而前所之某日已抵江干矣回首仁風不勝瞻注惟冀明春大物屬之老成斯遠方外吏有所藉以生色耳

復荆門州守

粹聞蜀變茫不知其起釁之繇與近日聚散之狀故以夔府公移煩之健足茲已得其迴文益一日夜而馳三百餘里尊役可謂敏幹而門下急公之誼亦可徵其一班矣

上移抄修涉若拘音才

致重慶各州縣

不佞兼程前來已于仲冬十日至夔門矣為士民苦由暫駐教日以安其心俟兵餉漸有次第即當移駐近地為剋期進勦之計也已經申詳兩院借荊州所貯遼餉而用之恐西江之水不及止渴願門下措置千金以待一有師期另文支解若今歲不勦此賊他日費巨萬無益矣惟欲神是享

報朱上虞年兄

奴：奉對荷蒙年兄指教諄切真天涯骨肉也仰仗鼎

庇仲冬十日已抵夔門原擬直趨而前因地有士民遮  
 道固由不得已暫駐數日以安衆心尚即日漸移近地以  
 通賊巢也此巢初甚易制緣秦氏良玉兵小挫回巢遂敢猖獗  
 然秦氏之退亦何足怪無人以紀其功以督其戰以繼  
 其糧餉弟固知其必退也今賊兵四出竊據破州縣已有  
 巨四且上薄成都矣成都徵兵入援之檄旨日再至  
 其情勢之岌何如寧可以為合小寇視之哉乎弟以為  
 欲保全蜀須攻重慶之賊欲攻重慶須議會勦之師已  
 經呈詳兩院及黔楚三院且將勸秦氏轉土司合之磨

勵以需兵俟糧餉稍集便當進剿惟是地方阻絕往返  
 動經月餘請兵請餉卒難應手豈獨遼事為然哉弟職  
 在封疆義不反顧倘賴一國家威靈秦各院方畧仗將  
 士戮力不出兩月一鼓而擒之亦未可知然未敢為羊  
 况必也前承見教事必相聞敢據實以報

致黔中威清道繆西垣

弟行至黃岡即聞蜀中已變義難觀望業已兼程而進  
 于仲冬初旬抵夔門矣此賊初竊據重慶自秦氏兵小  
 却而勢遂披猖日攻某城日掠某縣近且上逼成

都莫成都天險，遠難得志而重慶。一旦不復，則其禍將蔓延而不止。業已申請兩院，建議進勦而兵<sup>力</sup>有限，制勝無奇，不得控之于楚于黔。但得兩省各以數千兵為犄角，則擒之必矣。是曾具詳貴省撫院，欲其慨然先發而統兵之人，必得如安堯臣者而將之。斯全蜀之幸，即<sup>日</sup>前<sup>文</sup>賜也。事在然眉，台翁亦有意拯之乎。來役為暑賊所隔，千里間關得達，非易。回日乞賜之以快馬口糧，送出手境，是亦愛屋及烏之誼也。

復巫山縣

昨經貴治，領教良多。見備禦有方，綢繆甚具。即此可藉為干城矣。走白帝，歷瞿塘，乃知全蜀天險盡在于此。一夫當關，萬人莫敵。貴縣其何慮焉。諭居民示一通，并以請教。為我謝父老子弟，各安心樂業，勿復過為疑慮也。塘報通省已設，貴縣幸亦苗神，以通楚蜀之咽喉。端賴此耳。

致江津縣

伏在里門，即聞貴縣賢聲甚著。及中途聞變，知捍禦甚力，而卒以不支。大可扼腕。幸而印信不失，府庫無恙。及

今猶可為也。幸努力自奮，或勦賊，或復城，則功浮于過。當事亦必諒之。曹沫孟明之烈，豈異人任哉。

復署下川東道周太守

九

前差官至梁山，具有小啟呈覽，想入掌記矣。弟昨駁而來，原為勦除賊黨，苦為士民遮面，暫駐此中，亦知兵餉未足，以面申詳兩院，一面檄行各屬，勢不得不料理。昨日昨接胡監軍稟帖，知省城被兵，急須攻渝城以解之。此弟本謀也。前配通告士民，指日啟行矣。惟夔門重地，關係尤緊，得白臺駐節梁山，隱然樽當閔之勢，而今欲

下流可以無忌

赴省，或恐一舉足，則人心惶惑。萬且賊聞而乘之，不可不為之慮也。弟以為——新命旦夕且下，梁山夔府皆可到任，即弟亦借夔為入境矣。倘前茅已發，乞暫駐大足廣安之間，與弟相為聲援。下圖重慶，上圖成都，不兩便乎。敢布腹心，惟裁察是幸。

致荆南盧麓如逃道

昨取道荆南，重蒙垂念舊人，賜之翰貺，荷德優渥，何以為報。至借餉一節，不謀兩院，慨然徑發，尤勿急難之誼。及讀公移，知台臺宏謨遠慮，不獨為蜀為楚，寔為祖

宗擲沐之天下。而為不肖雅念。又其餘矣。目今兵有三萬。口糧餉支半月之需。會勦之期。定在此月。惟此賊不得志于上游。將肆螫于下邑。夔門一帶。關係匪輕。所望台臺彈壓。不惟弟一人私見。寔夔州父老子弟與諸官長之意也。伏惟慨然命駕地方。幸甚。此外所需兵餉。更煩留意。一告急。便須須發耳。

致熊紫珍太府

此宜在公楊岳院札者

公楊列三 青南

柳指揮告急臺端。弟意尚需時日。乃蒙台臺司謀函院請之道。遵徑自須發萬金。忽至。若天與我甘霖從天而降。分毫

已刻

皆明賜也。目今兵有三萬。口糧餉支半月之需。會勦之期。定在此月。弟決勝千里。未知何時。而台臺鎮撫。皆為第一矣。願未知能奏凱以報明命。吾身頃聞奸人

竊發。闔郡震驚。雖敵同年鄧石田。亦有鄉居之意。弟以為蜀事漸有條理。楚中萬無虞。况有台臺鎮定其間。亦復何患。即使訛言惑眾。願以家累數口委之。若臺下使之東行。弟反有內顧之憂矣。戴千戶初押餉至巴東。巴東郵人。以地屬交界。棄之草野。戴并擊鼓求救。其情誠急。而巴令鎖之辱之。若非劉道尊發兵防送。此并與餉。不知所終矣。勞苦功高如此。伏望台臺俯賜青目。似

亦鼓舞後來之術也。夔門需盧如老甚亟。乞台臺即為勸駕。弟決勝千里。未知何如。而鎮撫給饋。台臺功為第一。業已聞之。兩院送。

復川紳張景銘

不肖以菲才。謬叨重地。喘。焉。隕。越。是。惧。况。兵。變。猝。興。人情。洵。尤。為。非。嘗。之。原。乎。疾。驅。入。境。誠。不。敢。肆。越。相。視。而。進。勦。機。宜。尚。未。得。其。要。領。適。讀。台。教。何。異。司。南。敢。不。奉。以。從。事。哉。見。今。徵。兵。稍。易。借。餉。特。難。已。經。遣。官。坐。催。荆。庫。遼。餉。計。非。歲。底。不。能。猝。至。不。得。已。先。以。文。告。鼓。

舞。人。心。倘。有。奮。勇。先。登。者。亦。未。可。知。不。肖。一。面。漸。移。近。地。料。理。兵。餉。俟。荆。餉。一。至。即。便。着。寔。行。事。也。欲。保。全。蜀。須。攻。重。慶。在。途。中。已。預。擬。此。着。承。教。敬。聞。命。矣。

致文湛持年兄書

弟

弟。終。過。皖。城。即。聞。蜀。中。兵。變。愛。弟。者。無。不。勸。以。徐。行。弟。以。為。聞。難。不。赴。非。勇。也。坐。視。地。方。之。陷。危。非。仁。也。委。君。命。于。草。莽。非。忠。也。三者。皆。義。之。所。不。出。而。年。兄。之。所。不。許。遂。叱。馭。而。前。已。于。仲。冬。十。日。初。旬。入。蜀。境。矣。夔。明。父。老。子。弟。互。擁。道。遮。曲。欲。弟。久。駐。弟。思。雖。鞭。之。長。不。及。馬。

腹故暫駐幾日即移墊江以為進攻重慶之計無奈省  
城被圍半月有餘而欲求救援日數日蜀之  
兵力大半入衛矣弟獨以孤身撐持于重慶之間雖糾  
一二忠義土司相機進剿而省城路阻請餉無門凡吾  
所為者極難耳不得已請借于楚中倘諸所願此歲得  
以成功地方不勝大幸否則將有經年累月而未已者  
昔之播今之遠其已事也奈何奈何為今之計不惟需  
兵需餉而且需官重慶一府葺有余二守當陞太守矣  
南被圍省城無由得至必得一二精明勇敢之佐方克  
有濟若夔府僅有一別駕署篆使非奉節張尹為之支  
吾幾不成世界此皆宜急擇有量者就近調補者也  
乞羊兄與當事商之何如平時謬言殺賊不意今身任  
之固不敢觀望而不前亦不敢浪戰而致憤惟羊兄示  
之司南幸甚

上兩院 青春

職自仲冬十日入夔府境隨于次日具有稟帖併條陳  
數款上呈台覽此時未知省城被兵也未幾即聞奢賊  
上犯道路為阻不得已乃以兵餉二事請之黔楚三院

至十八日復有公文稟啟具投。未知此時俱到否。職既到墊江。得知省城被圍如此。尋急何物窮凶敢于橫行至是。即于本月廿八日同劉知縣督發秦兵萬餘。剋期赴援矣。其餘各土司兵雖尚有數千。而觀望不進。且下流單弱。恐賊人因而乘。職已分布要害。有便則進。勦渝城以搗窟穴。無便則防守信地。以固藩籬。此事勢不得不然。非敢顧此而遺彼也。以秦兵萬餘。合南岸兵三千。計賊人必喪胆矣。惟各處州縣殘破已多。將來有甚難收拾者。守道及太守之一命。想已皆下。蚤至川東。共

圖滅賊。此非職之幸。而地方之幸也。重慶自同知以下。皆宜就近調補。茲以墊江劉知縣填補該府二守。似為得人。惟望早賜具題。地方早受一日之福。且關防雖小事。當此軍旅之際。非此無據。乞命布政司即發一木式者。何如。有懷下情。悉在兩次公文中。伏惟俯賜照察。復署下川東道。

三接手教。愧如面談。欣慰。省城被兵。何以如此之急。想逆賊周邦大習見內之虛寔。故欲得而逞志也。但能先殺此賊。則奢酋喪胆矣。羅壩南岸之兵。素稱精銳。

不識可以辦此否。弟初意欲由秦兵為後勁，見時勢至此，且為女將軍勸駕，今已行矣。此外各土司兵，不上數千，赴省之勇固未聞。攻渝之念亦未切，惟下流一空，賊首益得志，不得已以攻重慶為名。姑由之分布各處，昇蒙示公移昭然發蒙，謹謝明教。

復舊公祖曹丹明

公移內已列

奢逆倡亂，所在騷然。聞貴縣被劫之始末，及士大夫蒙難之情形，不覺怒髮上指，何物窮凶，造此大惡，有不殺罪致討為地方除凶雪憤者，非夫也。但事至今日，不惟

已列

措餉難而徵兵亦難。現今徵發者皆土司兵耳。前日渝城之變，獨非土兵也哉。在彼同類，與我異心，此萬不足恃者。今欲得官兵萬人而將之，庶乎有濟。顧未知即能湊手否也。適聞台臺外省募兵之說，令人如獲司南。璫自入蜀以來，即已請兵于黔中撫院矣。恐道阻諸彙，恐差役不能速達，又事隔兩省，恐痛癢或不相關。倘得老公祖早赴新任，就中督發兵可立致。其造福桑梓，豈淺哉。或榮行尚遠，得駕臨墊邑，指示方畧，尤大幸也。

致荆南道劉大恭

弟初入夔門以為成都萬：無事即獎勸秦氏亦約其  
攻渝城與既至墊江乃知省城被兵有急于然眉者初  
當誤聽假都司周邦大使之率兵勦賊未戰而降且勸  
奢逆稱戈犯順重慶以上成都以下幾無完城不爰  
乎殆哉無怪省城之徵兵日再至也弟至而秦兵已赴  
援不可復止僅有平茶四土司兵尚存萬餘即已分布  
要害以此防守可矣若欲進勦則未也况人情叵測各  
土司中儘有煩言而糧餉不足又得藉為口寔柰之何  
哉今畫萬全之策有二一曰募民兵一曰望救兵夫忠

鄆萬縣之間民兵往：可用問之縣官必不肯任為愛  
糈也今不以糧餉責之遂有應召而至者旬日內可得  
勝兵三千合以義兵李大儒民兵五千監生金富廉義  
兵二千共成二萬可以議勦矣而不能不望于各省者  
以殘破州縣已二十餘處借令攻渝城之日彼不首尾  
相應乎此非借黔楚之師四面合擊恐未能徼倖成功  
也至措餉一節尤難言之省城被兵以後穀息不通餉  
從何來即重夔所屬庫藏先已為各土司兵搜括盡與  
弟先急荆庫餉：萬兩尚未見至即使至日僅可供二

萬兵半月之用。每倘損兵堅城之下。糧餉不繼。欲攻不克。欲退不可。豈不危甚矣哉。萬不得已。敢告急乎。台臺伏望一面轉詳三院。一面督發速餉。三四萬。竟差官解至墊江。庶乎有濟。倘台臺無意拯之。則弟有立稿已耳。種：苦情具在。公移中。萬惟面神。

復合州守

已刻

渝城之變。天地為慘。此不佞所日夜疚心者。單騎而來。自分義無可諉。深慮力不能支。接手教如獲左右手。同心共濟。何慮乎賊覺也。再讀公移。具見苦心。石畫一州。

已刻

士庶恃以無恐也。矣倘得賈其餘勇。應援旁邑。俾守者堅。破者復。如近日南川縣之復。綦江尤大幸也。各土司兵業已分布扎營。官兵亦復四集。督餉委之劉墊江。具紀功委之周江津。具監軍。又委之新任夔州府。越同知吳侯。荆餉一至。便須舉事。而適聞已至梁山。此天賜我以滅賊之資也。各處官兵。俱有分布。惟貴州稍遠。難以期會。乞二十日以後。遣一枝兵于溫塘峽。相機會。勦何如。

致荆南劉大恭

成都賊勢。乃假都司周邦大與奢寅合謀。共攻。故勢如

鼎沸近得援兵二萬自下而上賊乃割四營不敢動尚  
未退散也頃十一月廿二日已有從會城緝而下者知  
其終無恙矣渝城賊勢或出或入儘有可圖無柰土  
兵萬餘逗遛不進雖曰糧餉不足是欺官兵無人弟獨  
排群議而募兵五千合之金守備五千李大儒五千官  
兵稍足以制土司矣所需者餉耳弟所急備辦聞旦  
夕可至：則派之漢土兵官便須會勦也此間督餉有  
劉塾江紀功有周江津止缺一監軍而新任夔府州越  
同知慷慨任事可以當之得其至大事濟矣但此賊不

得志于上游恐肆螫于下邑夔門一帶關係匪輕伏乞  
駕慨然移鎮斯彈壓有賴此地不至虛無人耳仰仗威  
稜渝城之賊或歲內可滅惟連城據邑者寔煩繁有徒成  
都以下殘破二十州縣遵義以北殘破四五州縣此豈  
可旦夕收功而二三萬兵能制其死命者哉再借遠餉前  
已具有公移敢布腹心統希留意

復劉大泰  
致黔中兩司相知

弟自仲冬初十日入蜀境即有公文具報李撫臺且有  
尺函上塵台覽矣但道路為梗未知差役得達否通者

賊勢披猖日甚一日而州縣破○由○日○蓋成都以東遵義以北幾無人跡而弟以孑然一身撐持于川東上下豈不危甚矣哉不得已與邊曹丹明公祖朝夕計議庶無失策而曹添註平越所以不得不借才于貴省兩院又不得不告急于二三知己也重慶之賊未攻而成都之警日至此其情形蓋遠過播而近似遼矣倘台臺有意救之手亟發安氏兵豈容已為南望好音可勝翹

企

復同治庚午年七月二十一日  
復渝府日二十一日  
復舊蜀撫公手

渝城之變禾菽黍闌念及尊人恨不即梟賊首以祭靈前也兵餉漸有次第合攻只在冬春聞台駕已至夷陵姑少待焉以聽捷音乎不佞一入渝城便當飛騎相迎然後至而料理大事可也

○ 復鄖陽楊治院

前以兵餉混瀆清聽荷蒙台臺慨允業已如教解至士皆感醪續之恩矣惟是目下賊勢有日異而月不同者初止憂重慶之賊耳今成都被圍幾及兩月而州縣殘破十有四三兼以土司諸兵要挾已甚而所在公帑搜

括無餘蜀之為蜀將來未可知也如近日回川援遠兵則更有可慮者人言嘖謂馬湖兵與奢賊有親而遵義之兵兼新舊民而有之此輩思歸者十一思亂者十九耳職一聞不覺大駭已行夔州府新任越同知相機行事總不出台臺招撫之策其來則借之以攻重慶其不來亦聽之以安地方惟是來而兵已盈萬餉從何出也職今不得已為背水決戰之計以——社稷之靈以將士之力或此月成功則可以解成都之圍亦可以戢思亂之志如其不然大費——朝廷處分恐非一省之力所能辦矣台臺身任封疆誼兼桑梓所懸兵餉寔萬：不容已者若至潰敗決裂而後救之恐無及已別有公移仰祈即賜批發職無似翹首待命之臣

復川紳王非熊詞林

仲

初聞援遠兵回蜀方幸得一臂之助既而察其情形思歸思亂兩者尚各半也以渝城之變益以遵義之陷益以成都之圍已自難支又可益以思亂之兵乎不得已畫一分撥夔門之策又畫一督勦渝城之策皆撥行新任越二守相機行事此君大識兵機似能辦此而台教

諄所及之。大都與鄙見相合。侶可收兵之益。無兵之害  
矣。惟是措餉一節。有甚難者。望之省城。則自救不暇。括  
之州縣。則帑藏已虛。所望者鄰省協濟。耳承楚中道府  
相諒。先已慨發一萬。而揚治院重違部議。尚有十分鄭  
重之意。况解至鄖陽者。敢希冀今只求荆餉六萬。除  
先借一萬外。再得三四萬。便可以壯士氣。而寒賊胆矣。  
目今漢土官兵約近三萬。前所借來之餉。止充半月之  
需。身不肖業已指天為誓。決計進勦。倘得此月成功。全  
蜀幸甚。否則將費一朝廷處分。恐非一省之力能辦矣。

惟是請會勦。請協濟。不啻諄。而應者杳然。誰無緩急。何忍  
坐視不肖。不足惜如。祖宗擲風沐雨之天下。何也已。  
經再詳治院懇借荆餉三四萬。惟台臺由意圖之。此非不肖  
之幸。而地方百萬生靈之幸也。

復程鄉紳

伏讀條教。言石畫奉以周旋。何患逆党不滅。顧藉所  
恃者一念之朴忠。與公憤之人心耳。一切攻圍戰守之  
法。未必種。全備止以賊不早除。後必難圖。已于歲底  
發長壽元旦誓師合圍矣。以祖宗之靈。以將之力。或

一鼓而下之亦未可知也。用之後若攻遵義復諸城非  
如台臺所教何以稱萬全哉。弟不然一身撐持重慶上下川  
間正慮獨力難支而有董公提兵遠至自是天祐皇  
家人懷忠義故不謀而合如斯弟佛圖一関為賊人所  
必爭似亦未宜輕叩関也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復署下川東道

逆党披猖恨不滅此而朝食向所以不即舉事者兵餉  
未足耳聖忠鄂萬縣之間果得勁卒數千而荆州當事  
相諒亦以萬金見餉度幾士皆宿飽而土司亦塞其口

吳新正之朔遂發長壽似可一鼓而擒元凶其如重慶  
天險仰攻寔難茲頓兵城下已經數日而未克其  
克之術方在躊蹰間忽接手劄及犒軍四百金何異  
拱壁從天而下夫以兵士雲屯望賞若渴而台臺有以  
濟之真大旱之甘霖儉歲之嘉穀也豈惟三軍鼓舞而  
不日寔荷蒞台台謝何可言省城殺息不通幾及兩  
月心甚懸口承諭知賊兵退十里外亦有人間道至者  
慰甚慰甚肅此數行附鳴謝悃倘有妙策幸時教之

致楚中三道尊及熊荆州

不肖初入夔門，即條陳漢土官兵，須各得一萬，方可以  
勦賊。乃詢之武弁，既盛稱土兵可以用兵，命謀之印官，又  
皆云民兵無濟，緩急遂單騎而至墊江。然後知土兵不  
足恃，而官兵不可少也。召募忠鄴萬縣之間，果得勝兵  
數千。然在冬春之交矣。季冬廿五日發墊江，抵長壽，遂  
以新正朔日誓師。九日合圍，兵非不衆，而賊無隙可乘  
也。無柰土司要挾多端，迨逼實甚，兼以二三同事自劉  
墊江、周江、津施、彭水而外，寥無人，其能旦夕奏功乎。  
今頓兵城下，幾及數日，所需者越同知、統、遵、義、馬

湖二兵耳。而望眼幾穿，迄今未至。轉盼東望，一月前餉  
已盡，又不能不為後事之慮矣。不得已告急，台臺伏望  
將荆庫見貯，遠餉再發三四萬，庶可以飽三軍之腹，可  
以塞土司之請，可以奏捷伐之功。不然，兵已臨城，勢難  
中止，倘軍餉不繼，將患不在賊矣。至四省協勦業奉  
明旨，各院會稿已有成議，不知黔楚應援之師，何以至  
今寂然也。懇望台臺垂神共濟，決意長驅，親督精兵前  
來夾擊，則先聲一播，賊胆俱寒，全蜀危而復安，皆台臺  
力矣。

復新寧縣

適接瑤章言：獎借不~~法~~何以當之。惟是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固素所自許耳。佳賦例不當領。因兵餉無措，勉爾拜嘉以濟緩急。然為貴縣而破例，又不安也。敢以庫收奉<sup>上</sup>作為止支銷，則施者受者皆有名矣。

復鄖陽揚治院

職自十一月內急借兵餉一萬，蒙台臺慨允。已于十二日解至墊江矣。後于本月終自復<sup>具詳</sup>以告急，未知詳文得

致學府此處入此家

達否適捧鼎劄乃知先發一萬外在甚巨代為公文批發該府豈惟為國為民抑亦為下走甚矣職以新正朔發<sup>元</sup>長壽<sup>誓</sup>進逼渝城環而攻之幾半月矣無柰<sup>苦</sup>憑城窮寇

尚有萬餘而重慶山城猝難得志。且各土司兵藉口糧餉不敷亦有策之不前者十六日。邑梅石耶二司奪關一戰幾于成功。後以援兵不至，東免退舍。是日職督陣江干親見鋒鏑之危瘡痍之苦，柰何輕用其命而不厚予之措也。每兵月該銀六錢，今以糧餉不足止先給四錢五分耳。亦太儉矣。則此二萬金者恐未足以充一

月之用也。直省城賊勢大是可虞。職具詳六次皆不得達。最後得朱軍門手書皆片紙隻字。繼城而下。詰問來人云。奢寅扎三大營于城外。城門不開者已及兩月。假使此賊而與重慶為援。蜀之為蜀未可知也。今欲救成都。不得不急攻重慶。欲攻重慶。不得不急處糧餉。與其遲之而所費不貲。不若速之而費亦有益也。是以冒昧三請。懇于二萬之外。再賜三萬。使三軍宿飽。將士用命。有不旬日以奏功者。非夫矣。爾蒙白諭回蜀。各兵人言噴。大費處分鎮遠。建武二兵。雖為省城撤之而去。

而馬湖遵義兩兵則多而且惡。誠有如岳太守所言者。幸有新任夔州府越同知慷慨任事。一力承之。今已駕馭得法。將漸抵渝城。為勦賊計。真此兵也。來。合漢土官兵不下五六萬。日費米五百石。餉千金。非望救台臺。誰為可控也。第二次公文補上。今第三次公文再申前請。大抵早發一日。則兵用一日之命。地方受一日之福。計台臺必軫念及之。不待職詞之畢矣。更苦者。岳太守養病荊州。余二守被圍成都。川東上下寥。惟職朝夕計議者。督餉劉整江。紀功周江津。施彭水。及二三鄉紳。

已耳。最後得越二守。欲托以監軍之任。而又為回買各  
兵所羈。不能猝至。道路阻絕。邸報無聞。不知重慶推官  
及巴縣正官。推得有人否也。

復鄖陽楊治院

適讀大疏。仰見台臺明見萬里。晚然如親覩。此中情形  
者。賊之初發難也。勢亦易制。無柰勦賊者。土兵為政。而  
官兵無一有也。甚且賊兵交通。而土兵亦不足恃也。大  
疏中揭出秦兵一段。真描寫如畫。今秦兵赴省矣。而其  
驕悍難制。馴<sub>馴</sub>迨<sub>迨</sub>不進。人言嘖<sub>嘖</sub>。寘<sub>寘</sub>煩<sub>煩</sub>有徒職。欲深言

而未敢也。多補將領。多用官兵。真今日第一義哉。鎮遠  
建武二兵。已為省城撤去。馬湖遵義三兵。仰奉台諭。已  
委越同知收而用之。其用命與否。用命皆不可知。但聞  
遵義已復。此輩或無隙可乘也。若此兵為我用。即土司  
不足慮矣。由餉一事。大費台臺清心。反覆大疏。計慮周  
而開導婉。主上未有不欣然。俞允者。真地方一大幸  
也。至職以菲才。謬肩重任。雖曰討賊有心。誠恐運無術  
乃蒙台臺形之奏疏。感而繼之以媿矣。所幸聖天子惠  
顧西南。總督遣帑金。發職奔走下風。或得効其犬

馬所不敢辭然孰非台臺<sup>再</sup>造之福哉三萬之餉業已題明似難求益但多益善在台臺一舉筆問耳益渝城未復固費處分即使既復彼土司之執事例而求取盈者尚紛也伏惟俯賜焘察

復越二守

適聞尊駕已至墊江不勝慰欣承諭川北道公文乃促兵以自衛非直欲救省也况文內有秦兵入省則此處空虛等語意可見矣今各兵已至土沱復挽而西行不便一各兵原念身家而回攻渝則近而救省則遠不便二

况省城可保無虞而渝城一日不尅賊勢一日不止不便三法曰因勢而利之正今日馬湖遵義兩兵之謂也况不佞奉治院公文及東軍門有行皆謂回蜀之兵可撫而用之以攻復重慶牽制賊勢未有及于救省者况川北乎重貴廳毅然決計前來合攻計數日內可以得志渝城復而賊胆寒省城之圍不救而自解矣

又

屢接手教知門下以不佞之故恋不舍謝何可言但不佞何足論獨怪吾輩謀之兩月方有次第而川北道

欲奪而去之。何不預約于一月前。使回蜀之兵。盡趨于省城。免使不佞躊躇。回顧者一月。又免使貴廳心血幾嘔者兩月也。假令攻渝城。無救于成都。則猶有說。况渝城下。而成都之圍自解。萬口一辭。乎自恨生不逢辰。入境以來。四方絕無應援。而川東所屬。徃三舍此而去。如胡州判等。可發一嘆。獨門下。可稱同心。其濟又為他道。掣肘不佞。斷不能讓此一臂于人。也。惟夙駕是幸甚。

○  
○  
○  
復銅梁縣吳大尹名弘業

前接何恭戎稟帖。知貴縣有收復大足之意。方不勝欣

慰。業令其督兵。已中前進矣。今覽公移。賊勢猖獗。一至于此。該縣與安居密通。是焉可不亟防之。但欲移兵先擊外寇。後攻內賊。則預兵登城之下。勢似騎虎。如之何。輕去之也。無已。則有何恭戎二千兵在。該縣竟檄之前去。相机堵剿。誠為便耳。不佞如醫人治疾。腹心大患。亟用攻療。其餘手足肢體。各自調護之。欲方驚于此。而又馳于彼。勢不能也。

○  
○  
○  
致川紳龔食憲

昨歲弟不量力。而進意謂乘公憤之人心。殲貫盈之窮

寇易：耳而功不可倖成，有一一身試之而知然者，大抵土兵驕慢，既逗逼不進，而官兵脆弱，又驅策不前，所恃者火攻而硝黃未到，未免束手。又有一最急之着，而汎：視之則佛圖關之地是也。此關為重慶要害，為賊人咽喉，向拘于圍師必缺之說，反令為賊所據，即攻城何益？自十六日一戰，乃知奪關為一要着，惟兵不滿萬，不可以守耳。今接台教，縷。○身直正所謂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弟自愧見之不早也。越二守慷慨老成，綽有定笑，其所駕馭道義馬湖兩兵，又勇而知方，成功者或此。

公此兵業第若得左右手，并葺以慰懸念。

上朱撫臺

昨蒙頒發公文，知省城軍威大振，賊黨潛逃，此皆台臺發縱指示之功也。職制勝無奇，既當面受方略，而聞捷生喜，又當踵賀轅門，乃以損兵堅城，勢如騎虎，弗敢擅離寸步，以貽台臺東顧憂，是以足將進而復不果，然鄙衷是耿：也。賊首不知何往，而戰敗餘黨潰而東下者，約有萬人，已遣各土司兵邀擊之，半途咸為驚獸，散不敢<sup>逃</sup>入渝城矣。目下四面合圍，期數日內舉之，未知不

負明命否也恐台臺懸念敢據寔以報

望雲樓稿卷

